

血染丹龍劍

蒋志杰 著



目 录

第 一 回	后金兵西进犯边境 王化贞失陷广宁城	(1)
第 二 回	熊廷弼蒙冤入牢监 袁崇焕受命挽狂澜	(11)
第 三 回	两良将狱中议良策 众奸佞魏府定奸谋	(24)
第 四 回	京郊外信王赠宝剑 袁金事单骑赴边关	(38)
第 五 回	广宁府何可纲行刺 清安寺老方丈喋血	(54)
第 六 回	马游击宁远逞淫威 金通判寅夜说实情	(69)
第 七 回	姜女庙李芳救雪莹 宁前道首山抚百姓	(85)
第 八 回	觉华岛祖大寿归顺 九龙山袁兆蕙搬兵	(107)
第 九 回	天桥村周玉投军旅 笔架山袁军救难民	(123)
第 十 回	宁远军民收拾金瓯 魑魅魍魉暗中掣肘	(142)
第 十 一 回	张老铁奉命铸火炮 袁崇焕挥泪惩兆民	(160)

第十二回	焚木料红衣人被缚 追逃敌勇周玉受伤	(172)
第十三回	大政殿雪屏进忠谏 王府内爱女遭父责	(193)
第十四回	送鸡汤兆蕙意绵绵 猎熊黑雪莹结姻缘	(204)
第十五回	努尔哈赤领兵亲征 宁远军民众志成城	(220)
第十六回	八旗兵奋勇攻宁远 袁家军浴血守城垣	(238)
第十七回	杀人灭口“神鹰”行刺 雪屏救父始明身世	(256)
第十八回	周玉兆蕙同赴盛京 并肩携手共闯汗宫	(271)
第十九回	瑗鸡堡老汗王归天 大政殿皇太极即位	(288)
第二十回	信使往来明金议和 缓兵之计运筹帷幄	(308)
第二十一回	魏忠贤客氏设毒计 贬冷宫裕妃蒙冤屈	(325)
第二十二回	赵率教锦州抗金兵 皇太极再败宁远城	(341)
第二十三回	魏忠贤弄权害忠良 袁巡抚洒泪归故乡	(368)
第二十四回	袁崇焕祭奠熊廷弼 三姑娘仗剑刃凶徒	(389)
第二十五回	闲云野鹤仍忧国事 躬耕田垄壮心难已	(405)
第二十六回	继兄位朱由俭登极 遭弹劾魏忠贤自缢	(421)

第二十七回	为国尽忠二度出山 塞外督师再赴宁远	(436)
第二十八回	鼓动兵变“神鹰”现形 天缘巧合兄妹团圆	(453)
第二十九回	踞皮岛毛文龙谋叛 施巧计袁督师除奸	(477)
第三十回	犯龙颜督师索内帑 拨库银崇祯存芥蒂	(500)
第三十一回	皇太极优礼抚汉民 孔有德率部降后金	(517)
第三十二回	声东击西攻伐林丹 避实就虚绕道入关	(532)
第三十三回	庆合登袁府开喜筵 花烛日京畿警报传	(548)
第三十四回	三屯营赵率教捐躯 广渠门袁崇焕破敌	(568)
第三十五回	金汗定计巧设反间 雪莹死难动地感天	(585)
第三十六回	崇祯帝误中反间计 袁督师蒙冤入天牢	(601)
第三十七回	两兄妹报仇闯金营 袁家军怀恨弃京城	(619)
第三十八回	救国难袁崇焕写信 解重围祖大寿回师	(639)
第三十九回	权奸进谗忌贤妒能 皇帝多疑自毁干城	(658)
第四十回	血染宝剑奇冤千古 耿耿丹心光照日月	(673)

第二十二回

赵率教锦州抗金兵 皇太极再败宁远城

五月的早晨，大凌河城笼罩着一层薄雾。从渤海湾上吹来的海风，带着咸味，带着湿润，也带着一丝凉意。守卫大凌河城的明军，却早早就来到城墙上，警惕地注视着东边官道上的动静。举目望去，城外已是一片绿茵，大地里播种的高粱和玉米已经破了土长得有三四寸高了。地边的荒草甸子里，开满了黄紫交杂的野花。田野里洋溢着宁静、安谧的气氛。

可是，城上明军的心情却和这大自然的景色格格不入，内心充满了担忧和不安。

后金军离开盛京，渡过大辽河，正向西杀来的消息已经传到这里。可是，目前的大凌河城却还只修复了一半。这样一座残缺不全的城池，是很难抵挡后金兵的进攻的。然而，明军们担忧是担忧，但却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主张弃城逃走的。因为袁崇焕派来守大凌河城的游击和副将是李虎、郑天豹和袁兆民。他们的部下大都是从辽西一带招募的青壮年兵勇。大家都抱定了与家乡共存亡的决心，宁可死，也不想后

退一步。

就在这时袁崇焕派人送来一条命令，命李虎等人放弃大凌河城，把队伍拉到锦州，与赵率教将军共同守卫锦州。接到命令之后，李虎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命令递给了郑天豹和袁兆民。

郑天豹看完袁崇焕的命令，更是想不通，他有些气愤地说：“袁大人这是怎么了？咱费了挺大力气修筑的大凌河城，就这么白白让给后金不成？不，咱们不走。”

袁兆民想了想说：“伯父信中说得很明白，大凌河城还没有完全修好，很难抵挡后金的进攻。他让咱们撤离这里，是为了保存实力。我看，咱们还是照伯父的命令去做吧。”

李虎说：“大凌河城是还没有修好，可有咱们这么多人守着，我不信就挡不住八旗兵。”

袁兆民还想劝说他们：“可是……”

可他刚开口，便被郑天豹把话头打断了：“别说了，谁要是怕死，谁就走开，反正我郑天豹决不走！”

“什么？”袁兆民毕竟年轻气盛，一下子被郑天豹的话激怒了：“我怕死？好，那就战场上见吧，看看我袁兆民是不是孬种！”

这样一来，他们三个完全把袁崇焕的命令丢在了脑后，决心与后金军决一死战了。

辰时刚过，便看见东边十多里远的地方荡起了滚滚烟尘，并隐隐传来了战马的嘶鸣声，李虎等人知道，后金兵马上就要到了。

果然，又过了约有两袋烟的功夫，漫无边际的后金兵铺天盖地而来，工夫不大，便已将大凌河城东、北、南三面紧

紧围住，只留下了西门没有包围。这是皇太极的一个策略，如果四面包围，明军陷入绝境，就会困兽犹斗，拼死抵抗。而留下西门不围，一旦打起来，明军很可能争抢着从西门逃走，这样，明军便可全线崩溃了。

李虎从城上望了一眼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回身对周围的士兵们说：“弟兄们，金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怎么办？”

士兵们齐声回答：“与金兵决一死战！”“誓死不投降！”

李虎高兴地大声说：“好，让金兵来攻城吧，我们要叫他们知道，袁家军不是好惹的！”

皇太极率领众贝勒大臣勒马立于城东的高坡上，向大凌河城眺望，阿敏纵马来到皇太极身边，大声说：“大汗，我们已奉命将大凌河城东、南、北三面紧紧围住。”

皇太极微微点点头，应道：“好。”

十三贝勒阿济格有些不解地问皇太极：“大汗，为何不四面包围，而要网开一面呢？”

皇太极听了，并不直接回答，却反问道：“你说呢？”

阿济格茫然了。

范文程从旁说道：“十三贝勒难道不知困兽犹斗这句话吗？如果四面围城，城内明军没有退路，必然会破釜沉舟，拼死血战了。”

阿济格恍然大悟地说：“明白了。”

莽古尔泰催促道：“大汗，下令攻城吧？”

皇太极摇摇头说：“再等一会儿。”说完，他看着阿济格和豪格说：“兄弟，你和豪格率两旗人马速去紫荆山一带埋伏。”

阿济格应声道：“喳。”说完，催马和豪格率领两旗人马，飞快地向西奔去。

皇太极原以为他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包围了大凌河城，大凌河的守军一定会仓惶逃走。没想到，等了足足有一个时辰，守城明军却岿然不动。他抬头看看，见太阳已升到了头顶，便把手一挥说：“传令攻城，我要在大凌河城内吃午饭！”

命令一下，号角声、鼓声顿起。早已准备好的后金士兵，发一声喊，从东、南、北三面一起向大凌河城发起了猛攻。一刹时，箭矢如飞蝗般向城上射去，紧接着，数不清的后金兵架起云梯，往大凌河城上攻去。

可是，皇太极万万没有料到，守城的明军会如此顽强。只见一阵滚木、礮石象雨点、冰雹一般从城上砸了下来，后金兵死伤惨重，第一次进攻没有得手。

范文程见大凌河城有许多地方还没有修好，便向皇太极献计说：“大汗，可令士兵脱下外衣，每人装一包土，一齐堆在没有修好的城墙下边。这样，便形成了一条通道，我军骑兵便可直接上城了。”

皇太极连连点头，吩咐照计而行。

于是，后金士兵纷纷脱下外衣，每人装了一包土，一起向较矮的城墙下边堆去。工夫不大，土堆便与城墙差不多高了。

李虎和郑天豹、袁兆民便调动士兵，集中兵力，在土堆附近的城墙上紧紧守卫。

莽古尔泰率领自己的一旗人马，排成一字长蛇阵，令弓箭手一齐向城上放箭。城上明军因为没有墙的遮掩，顿时死伤了一大片。李虎的腰部和腿部也都受了箭伤，站立不起来了。

郑天豹搀起李虎，大声说道：“大哥，你受伤了，我派几

个弟兄送你从西门撤走吧。”

李虎狠狠地瞪了郑天豹一眼，说道：“混话，我身为主将，怎能领头逃跑？”

郑天豹劝道：“可是，你已身受重伤，再说，伯父、伯母还要靠你……”

李虎打断了郑天豹的话，吼道：“别说了，谁再提一句‘撤’字，我李虎就劈了他！”

郑天豹还要说什么，突然，城下一箭直向李虎后心飞来。郑天豹抢步上前，一把抱住李虎。不料，这支箭正射在郑天豹的后心上。郑天豹疼得一咧嘴，骂道：“奶奶的，兔崽子射得挺……准……”

郑天豹说完，一头栽倒在地。

李虎痛心地大叫：“天豹兄弟——”

郑天豹喃喃地说：“大哥，我……先……去了。”

说完，郑天豹“哇”地一声，喷出一口热血，头一歪，死在了李虎怀中。

李虎撕心裂肺地大叫了一声：“兄弟——”

可是，郑天豹再也听不见他这位情同骨肉的哥哥的呼喊了。李虎的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他红着眼，强挺着站起身，向城下喊道：“操你妈的满鞑子，你们上吧！”

城下的莽古尔泰见弓箭停了，便呼哨一声，一催战马，领士兵沿着土堆向城上冲去。

城上明军一阵呐喊，弓箭如雨般向后金兵射去。但后金兵如潮水般向城上冲去，已经势不可挡了。

后金兵冲上了城墙。

两军在城墙上拼杀起来。

李虎仿佛忘记了箭伤的疼痛，挥舞手中大刀，一连砍死了十几个后金兵。袁兆民也杀红了眼，手中剑上下翻飞，越杀越勇。

一刹时，城墙上便堆满了双方士兵的尸体。

这场恶战，足足杀了一个时辰，明军终于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袁兆民被十几个后金兵围在了城墙上。此时，他已几处受伤，身上血迹斑斑，染红了战袍。他见士兵们都已战死，大凌河城已落入后金兵手中，便大喊了一声：“伯父，侄儿为国捐躯了！”说完，以剑横颈，自刎而死。

“兆民——”李虎看见了，心中一阵悲痛，两眼迸出血来，他怒视着围过来的后金兵，大声骂道：“来吧，鞑子兵，爷爷劈了你们！来啊！”

后金兵正要一拥而上，杀死李虎。

这时，皇太极已来到城上，大声喝道：“住手，要活的。”

后金士兵们闻声，停住了脚步。

皇太极催马上前，说道：“这位将军，大凌河城已经失守，不如投降我国，仍不失高官厚禄。”

“呸！”李虎啐了一口，大骂道：“老子今天败在你们手里，一死而已，岂能投降你等鼠辈！”

莽古尔泰大喝道：“杀死他！上。”

后金兵们正要上前，只见李虎猛一转身，一头向城墙上撞去，头破血流而死。

皇太极点头赞道：“好一条刚烈汉子。”

这一仗，明朝大凌河守军全部战死，直到城破，却没有一个从西门逃走的。

傍晚，夕阳西坠，玫瑰色的晚霞映照着锦州城。那座高耸入云的辽代古塔被晚霞披上了一层金辉，更显得挺拔，辉煌。

城内大街上的店铺早早就关上了门，百姓们纷纷聚集在胡同口，议论着眼下的战事。

两骑探马从大街上急驶而过，更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百姓们认得，这两个探马是副总兵赵率教派出城去侦察敌情的小校。人们本想问问金兵的情况，但见二人行色匆匆，速度半点未减，知道一定是情况紧急，便都没有开口。

两个小校在总兵府门前下了马，快步向后堂奔去。

总兵府后堂里，副总兵赵率教正与副将左辅、朱梅，一块研究守城的策略。

两个小校推门快步走进屋，气喘吁吁地向赵率教报告说：“赵将军，大凌河城已被后金兵攻破，李将军、郑将军和袁公子全都为国捐躯了。”

“噢？”沉稳干练的赵率教听到这个消息，一丝痛苦爬上了他的嘴角。他沉默了许久，终于恢复了平素稳重、沉着的神情，说道：“我知道了，你们下去歇息吧。”

两个小校答应了一声，走了。

赵率教感到了形势的严重，他站起身，在屋内踱了几步，转身对朱梅说：“朱将军，你马上出城，连夜去宁远，向袁大人报告这里的情况。”

朱梅起身说：“遵命。”他快步走出后堂，连夜骑马出城，向宁远赶去。

朱梅刚刚离开这里，一个守城的小校匆匆赶到总兵府，

向赵率教报告说：“赵将军，东门外来了一队散兵，说是从大凌河逃出来的守军，请求放他们进城。”

赵率教问道：“有多少人？”

小校回答：“约有三五百人，穿的是我军的衣甲，面目看不太清楚。”

赵率教对左辅说：“左将军，我们到城上看看去。走。”

赵率教与左辅随着小校离开总兵府，骑马来到了锦州城东门战楼上。赵率教手扶女墙向城下望去，只见城下吊桥边聚集着几百名散乱的士兵。此时，他们还在向城上叫喊着：“城上的弟兄们，我们是大凌河守军，快放下吊桥，放我们进城吧。”

赵率教仔细向城下看了看，依稀见那些士兵确实穿着明军士兵的服装，但却很难断定他们是不是李虎将军的部下。这时，他突然灵机一动，附在左辅耳边轻声嘀咕了几句。

左辅听后连连点头，一招手，叫两个士兵一左一右举起火把，他站在两个士兵中间向城下大声喊道：“我是赵总兵，叫你们领头的人上前答话。”

城下的人听左辅说完，立刻安静下来。一个身材高大、穿着小校服装的人大声向城上喊道：“赵总兵，我们是从大凌河逃出来的，快放我们进城吧。”

左辅高声问道：“你认得我吗？”

城下那人也高声答道：“您不是赵总兵吗？我们怎么会不认得呢？”

左辅又大声问道：“你当了几年兵了？我怎么没见过你？”

城下那人又答道：“我在李虎将军帐下，已经四年了，虽然您不认识我，可我认得您哪。”

左辅又大声问道：“你们还有谁认得我？”

城下的士兵七嘴八舌地嚷道：“我们都认得赵总兵。”“赵总兵，快开门吧！”

左辅听了，把赵率教拉到火把下面，向城下问道：“既然你们是大凌河守军，你们可认得他是谁吗？”

“他……”城下的士兵们全都茫然了。

赵率教“哼”了一声，向早已准备好的守城士兵喝道：“放箭！”

士兵们一起拈弓搭箭，“嗖嗖”地向城下射去。顿时，城墙下哭爹叫娘之声响成一片。

那个穿着小校服装的人喊了声：“快撤！”可是，还没等他动脚窝，一支利箭正中他的后心，那人“噗”地倒了。没死的人赶紧向后逃去，你拥我挤，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腿。

原来，这伙人确实是后金兵装扮的明军。他们奉命前来骗城，不想却被赵率教识破，偷鸡不成丢把米，白白搭了百八十条性命。

这伙人是后金十三贝勒阿济格派来的。白天，他和豪格奉皇太极之命在紫荆山一带埋伏，打算堵截从大凌河逃出来的明军。不料，大凌河守城明军竟然没有一个逃跑的，他们白等了半天，连一个明军的人影也没看到。两个小贝勒都是二十刚刚出头的年纪，正是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本想立个头功，不想却寸功未建。两人不甘心，便定下了一个赚城之计，打算趁明军开城之际，一举攻进城去，立个大功。不想被赵率教识破，没有奏效。兄弟二人只好带着部下兵马，垂头丧气地回转大营去了。

打退了赚城的后金兵之后，赵率教把部下将领们召集到

总兵府，连夜商议守城的策略。

众将群情激奋，纷纷表示要象当年袁大人守卫宁远一样，誓与锦州城共存亡，决不撤离半步。

赵率教听着大家的议论，一直没有开口，等大家都说完了，他才把他考虑再三的策略说了出来：“诸位耿耿忠心，披肝沥胆，令率教十分感动。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守住锦州城。不过，我想先与敌军议和。”

“议和？”众将大惑不解。

赵率教解释说：“敌军几十倍于我，而且刚刚攻陷了大凌河，锐气正盛。他们远道而来，急于速战。而我却避其锋锐，偏偏不与其速战。如今正值盛夏，金兵不服水土，久而久之，必然心浮气躁士气大减。到了那时，我军以逸待劳，必可稳操胜券。”

左辅点点头说：“嗯，此计甚好。”

赵率教接着说道：“所以，明天上午，我打算亲赴金营求和。”

“那可不行。”左辅摇摇头说：“你是主将，不可擅离其位。去金营求和的事让我去吧。”

“就是，赵总兵不能出城。”众将纷纷说道。

赵率教沉吟了一下，对左辅说道：“也好，左将军，去金营求和的事就交给你了。”

左辅爽快地回答：“放心吧，我一定办好。”

翌日清晨，皇太极早早便吃罢了早饭，侍卫们正在为他披挂铠甲，准备去攻打锦州城。

他刚刚穿戴完毕，他的儿子豪格匆匆走进帐来，说：“父汗，锦州副将左辅来求见父汗。”

“噢？”皇太极一愣，问道：“左辅来干什么？”

豪格回答：“说是赵率教派他来求和。”

“求和？”皇太极想了想说，“让他进来。”

“喳。”豪格快步出帐去了。

工夫不大，豪格引着左辅走进了皇太极大帐。左辅看了一眼两厢杀气腾腾的武士，神态自若地上前与皇太极见礼：“大明锦州副将左辅参见金国大汗。”

皇太极客气地说：“免礼，左将军见我何事？”

左辅看了皇太极一眼，说：“锦州总兵赵率教将军派我来面见大汗，请求议和。”

皇太极紧盯着左辅问：“议和？条件呢？”

左辅毫不回避皇太极的目光，朗声回答：“只要大汗能保证锦州城内百姓和守军的生命安全，赵将军决定五日后率军撤离锦州。”

皇太极听完，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对左右说：“来人，把这蛮子推出去砍了！”

两厢武士齐声回答：“喳！”

左辅大声叫道：“因何杀我？”

皇太极怒道：“我早知道赵率教乃忠烈之士，岂有献城之理？你竟敢当面赚我！”

左辅微微一笑说：“大汗差矣。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赵将军确是忠勇之士，本不愿献城。但他深知大汗所带兵力不下二十万，而锦州守军仅仅两万。如此众寡悬殊，锦州城很难守住，与其战而城破，不如不战而保全士兵和百姓的生命，故尔决定献城。如果大汗不准我们议和，那我们只好破釜沉舟，拼死一战。我想，这对大汗和贵军也并

非是个好事吧？”

皇太极见左辅说得合情合理，而且神色镇定，不象有诈，便转怒为喜说：“如此，是我错怪左将军了。请你转告赵将军，就按你们所提条件办理。”

左辅向皇太极拱手一揖，说：“如此甚好，末将告辞了。”

明朝熹宗皇帝接到后金又出兵犯境的报章之后，担心宁远城的安危，特派王之臣为辽东经略，去宁远监军，与袁崇焕共同守卫宁远。王之臣领旨之后，带领十余名亲随，火速离京，晓行夜宿，不多几日，便赶到了宁远城。

这王之臣六十来岁年纪，身材干瘦，脸上刻满了皱纹，活象是干硬的核桃皮。若论文韬武略，他样样皆无，但因在官场上混久了，处世很有经验，为人又工于算计，所以才步步擢升，由一个七品县令，一直升到了辽东经略。

来到宁远辽东巡抚衙门，袁崇焕率领众将与王之臣见过礼之后，把王之臣让到了巡抚大堂，二人分宾主坐下。

寒暄了几句之后，王之臣问起锦州战况，袁崇焕刚说了几句，朱梅便匆匆从外面走进了巡抚大堂。

没等朱梅开口，袁崇焕便问道：“朱将军怎么来了？锦州战况如何？”

朱梅近前坐下，焦急地说：“大人，如今大凌河城已被后金兵攻破，大凌河守军全军覆没，李虎、郑天豹将军和袁公子也全都为国捐躯了。”

“啊？！”听到这消息，仿佛当头挨了一棍，又好象有人在自己的心窝上扎了一刀一般，袁崇焕呆住了。他的面色苍白，手也在微微发抖。

他有些恼怒，得到后金出兵的消息之后，他明知大凌河城是守不住的，便命令李虎等人撤往锦州，与赵率教共同守卫锦州。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李虎等人竟然没有听从他的命令，终于招致了全军覆没。

他自责。为什么自己想不到李虎等人会不执行撤离的命令呢？为什么自己不亲自去一趟大凌河城，当面说服李虎等人撤离呢？如果这样，就不会有这样惨痛的悲剧发生了。

他痛心，伤心，难过。大凌河城失守，一万多士兵牺牲了生命。他们打得英勇，死得壮烈。袁崇焕深深为他们的死而难过。尤其是那三个主将，李虎、郑天豹是多么刚烈直爽的汉子，为袁崇焕镇守关外出了多么大的力气啊！还有自己的侄儿兆民，这孩子从万里迢迢的广西老家来到自己身边。然而自己却没有照顾好他。他终于离去了。他死得这么早，才仅仅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生活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呢，可他却过早地走完了他一生的路。这样想着，袁崇焕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流出了眼眶。

他更有些担心。担心大凌河的失守会影响锦州守军的斗志。万一锦州城再有闪失，那么，自己和部下们辛辛苦苦地奋斗了二年的成果就白白地失掉了。眼下，当务之急是如何守住锦州，决不能让锦州再轻易失掉……

此时，祖大寿、何可纲和满桂等将领的心情也和袁崇焕一样的沉重，巨大的悲痛笼罩在他们的心头，心上仿佛象压上了一块巨石一样地沉闷、难受。大堂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沉默，沉默……

终于，新任辽东经略王之臣打破了沉默，干咳了两声问道：“袁大人，你有何打算？”